

把阅读当作一场时令的仪式,打开感官与想象——

共赴一春胜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作家文珍在《夏日有清欢》中描摹春天的思绪:春来了便欢喜,还在春日里已怀念,等离开后又无限依依:多么像爱情。但世间一切喜悦,原本都是成、住、坏、空。幻觉发生如此盛大,一旦幻灭又无尽空虚,可我们还是不能够不做梦,还是不能够不喜欢春天,还是不能够不去爱。

这是一张奔赴春天的书单,有在传统中寻获的趣味;有与古人共情的了悟;有抗衡浑噩的吉本芭娜娜的“幸福魔法”;有将小说、戏剧、诗歌混作一团的纯真的英国田园童话;有一场人文与自然两相契合的浪游;有适宜在春天吟咏与播种的诗意……它们打开我们的感官和想象,以“从此对花并对景,尽拘风月入诗怀”的感性与达观态度面对人生,像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描述的状态:“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宾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

书事

无影视不读书

□李魏

最近才去读了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不同人物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素朴的语言,看似漫不经心却极具穿透力。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做错,却依然摆脱不了命运的束缚和误判,导致无法逆转的悲剧……

小说的结尾引用了那个著名的救赎故事: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虔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你走上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而小说的男主人公试图用承载着他们共同记忆的烟盒把湖水移为平原,完成拯救:“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有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漂着,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拂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个凛冽而文艺的结局动人心魄,而剧集中的董子健和邱天也成功地将小说不动声色的凌厉还原成悲凉的具象场景,反倒更激发了重新阅读文字的欲望。

相信许多人的阅读量就这样在这个春节的影视档期意想不到地增加了。京东图书的大数据说明了这一点:最近一周,《流浪地球》的搜索量同比增长最高达到59倍,购书用户同比增长最高达到54倍,带动相关书籍的整体成交金额同比增长最高达49倍;《满江红》的票房登顶,引发“宋词”搜索量在1月末同比增长了194%、相关图书购买人数同比增长了163%、《宋词三百首》《宋词鉴赏辞典》《苏辙说宋词》位居销量前列;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电视剧《狂飙》同名小说首发当天,就登上了京东影视小说榜榜首,剧中反派高启强的《孙子兵法》,不仅销售量更是增长了超50倍,位列当古畅销榜榜首,相关的讲解书籍也位列微信读书飙升榜首位。

影视带书的杀伤力可能远比直播带货来得更加猛烈且持久。《孙子兵法》冲上热搜当天,中华书局就官宣副刊中的版本,是其社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系列中的一本,即“三全本”,重印的三全本已经面市。退回数年,《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的主要道具,那本《查令十字街84号》,恐怕是最早吃到红利的书,不仅一纸爆火,一书难求,至今仍长居书店的畅销榜。

而热门影视剧的导演,似乎也对书的使用乐而不疲,书籍的植入常常另有玄机。《狂飙》中,不仅有高启强读《孙子兵法》,剧中陈书婷,在老公被杀后也在公园读书,读的是张承志的《心灵史》,一本宗教题材的富有争议的小说。而剧中被老婆赶出来的王力,还有一段针对《拿破仑传》的感慨:“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在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中,也有一本书反复出现,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许爱阅读的导演最想表达的是陀氏这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

书籍的植入反映导演的阅读趣味和品位,也预示了一种全新图书营销模式的开启。动画电影《深海》中,主人公南河拿在手里叫卖的那本神秘绘本《深海大饭店的传说》,更类似于电影的衍生品,一部纸上的“番外篇”,揭示未在电影中展开的细节,却早在影片中暗藏伏笔。绘本讲述了电影中那艘类似鲸鱼外形的潜艇的来历,还原片中旅程开启前的奇妙故事。图书与电影,就这样互为表里,彼此成就。

尽管影视剧带动购书热的例子近年来时有发生,但影视激发的阅读热屡屡冲上热搜还是这个春天书业最出人意料的美丽开场。这让我们重新审视图书作为产品和商品的存在属性。如何实现利润微薄透明的图书行业与影视产业的IP共振,让影视对于阅读的反哺超越原著与影视党的比拼,则是热潮背后需要思考的命题。而无论如何,任何话题性的阅读乃至期读与背诵,都是令人欣喜的有益开端。

待春的仪式:风日助清欢

东北作家迟子建说: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冬天的寒,也是一点一点消除的。古人把冬日掰成一笔一画,不急不缓,每一次落笔,就有一分寒意被驱散。正因有了这亲手点染的祈盼,哪怕走在最深的寒冷里,心中也会有“春风花草香”。

《消寒图:珍重待春风》,一本中国式生活美学之书,正是基于流传已久且充满生活智慧的时令游戏——填涂“九九消寒图”而编著的。“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枝。”元人杨允孚的这首七绝,写的就是点染梅花消寒图这件清雅之事。古人说,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个字的繁体笔画数都是九笔,共八十一笔,正合了“九九尽,春已归”;而所画素梅共八十一瓣,每天染红一瓣,待到第八十一天,花瓣全部染红,春至。

作为首部全面讲解古代消寒图及其历史文化知识的书,《消寒图:珍重待春风》中收录的传说故事、俗语歌谣、古典绘画,无不承载着古人生活的浪漫与雅趣,充满传统文化中待春的仪式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人敬畏自然,遵循四时流转的休养生息。由二十四节气衍生的消寒图,让我们感悟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命律律,以及积极乐观、悠闲消解的睿智。如是大智慧,也在作家文珍的散文集《风日有清欢》中彰显。

文珍将敏于时节的历代文人诗句汇于一炉,从白居易、苏东坡、秦观、曹丕、范仲淹到近代的木心,乃至外国的里尔克、卡佛,正如创作《风日有清欢》这本书的初衷:“过去的诗人想不到自己会被后世反复诵读,以此想象岁时秩序井然的旧日——但我却想让未来的人知道,我所生活的世纪,仍有无数热爱生活的中国人,认真而有仪式感地活在当下。”

文珍写立春,从那部叫《立春》的电影里主角王彩玲的独白开始:“立春一过,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湿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文珍也描述立春时节相关的习俗、美食、动植物、昆虫,对比沈从文、汪曾祺笔下的昆明风物,她说,“四季的流转,只为等一春胜景。……就像飞了一个月才到春城的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就像负着春冰轻轻浮上水面的鱼儿。”

温暖的疗愈:跟吉本芭娜娜穿越生命寒冬

日本文坛“天后”吉本芭娜娜曾经评价艺术家奈良美智的“坏小孩”绘画所描绘的是“因沉痛与孤独而异常冰冷,但内心绝不是恶的。而我宁可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居”,而奈良美智回应:“吉本芭娜娜是我唯一拥有全部作品的作家”。如此惺惺相惜的两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个春天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新书——《阿根廷婆婆》和《雏菊人生》,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吉本芭娜娜的四部小说,除去二人合作的两种,还有《你好下北泽》和《花床午歌》,四册精致且充满温暖色彩的小开本,本身就是一份治愈系春日礼物,带读者穿越生命的寒冬。

在这四部小说中,怪异的阿根廷婆婆用她热情的拥抱,让人赞叹的舞蹈和自成一家道理,帮助一对父女找回亲情的真谛;面对生命的浑噩,曾是弃儿的主人公施展幸福的魔法,提醒人们,要像在花床午歌醒来一样如新生儿般面对生活;主人公雏菊在梦境中与挚友达丽亚共同经历人生并有所领悟;遭遇家庭变故的母女在下北泽开启温暖奇妙的爱之物语……《纽约时报》这样评价吉本芭娜娜的写作:“简洁、真诚,充满了疗愈的魔力。它抓住了读者的心并拒绝再放开。”

在《你好下北泽》中,主人公的一段独白或许正是作家小说中共同的基调:“站在寒冷的星空下,我深深地懂得了:虽然自己看起来很年轻、很悲惨、一无所有,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和我共同分担这些东西的全部,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着某种同样东西的各种各样的人们来说,我却和他

们共有这一个相同的经验和感触,那就是对自身的珍重。闭上眼睛,我心里的那棵樱花树,枝头正开满淡粉色的樱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着。”一如《华盛顿邮报》所言:吉本芭娜娜忧郁而可爱。

奇幻的寓言:放飞干燥板结的心灵

“死掉的齿草老爹从他宽及一英亩的站立着的午睡中醒来,刮掉身上因布满液滴状垃圾而闪闪发光的梦的沥青渣……他咳出一只塑料壶和一枚石化了的避孕套,要吐一口破碎的玻璃纤维浴缸时顿了一下,踉跄着扯掉面具,感受自己的脸,发现是由长埋地下的单宁瓶做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垃圾。”如同书名的跳跃混搭,《兰尼:星星、植物与只言片语》是一部混合了小说、戏剧和诗歌等不同文体的混血之作。

在距离伦敦不远的英国乡村,生活着每日吐露自己细小快乐、偏见、需求和痛苦的普通人,包括从城里搬来的小男孩兰尼。还有民间传说中的齿草老爹,它聆听村庄的一切,而兰尼,伴随着鲜花、星星、小甜豆出场,在开阔的村庄里自由成长。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显然,这部入围2019年布克奖、温赖特自然写作奖,并被列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十佳的小说,绝不仅仅拥有童话的外表,而是一则充满了奇幻隐喻的寓言。

死去的齿草老爹不断变换形状,喻示不断发展、隆隆作响的混乱,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溃烂集合;自由生长的兰尼则是对初始的自然纯真田园生活的隐喻。兰尼的父母想保护孩子免受世界的伤害,却仍然让他自由探索和伸展翅膀。他们和所有父母一样,担心他会被什么污染,比如忙于工作的父亲的缺席,母亲正在写的可怕的惊悚小说,以及附近居民的流言蜚语……

对于英伦村庄的奇幻想象,制造声音、色彩、形状交缠的感官戏剧,放飞读者干燥板结的心灵。这是一本关于善良的书,关于创造和滋养,关于代代相传的故事,关于我们所培育的社会。在奇幻的重重光影里,《兰尼:星星、植物与只言片语》涌出了父母之爱、自然之爱、艺术之爱,试图创造抵御社会污染的奇迹。

编辑的推荐语很明确:“送给所有觉得世界吵闹却依然在聆听的人。”作家描绘的世界看似古怪,却开启了新的视野。

沿河而上的浪游:好古而知新 述往而知来

春天怎能少得了一场浪游。在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上河记》中,作者的思绪落笔,远比河道更自由。

21世纪,两次漫游黄河流域,中间时隔20年。从苦水的玫瑰到河州的花儿与少年,从记忆中的萧关道到西吉寂寞的城堡,从广福寺的百灵鸟到米脂街头的堂吉柯德,李敬泽带着异乡人的眼光踏上旅途,渐渐地,黄河成为熟悉的故乡。随笔集中有十五篇文章,记录下河边难忘的日夜。走过历经时光雕琢的渡口和村庄,与往昔的致和此世的灵魂暗通款曲,在古老的故事与鲜活的日常经验中,遥望壮阔的文明上游,勘探这条大河本真的面貌。

这本书虽为游记,却似一场文化考古,从现场观察、即时感受,生发出“自我叙事”,带着年鉴学派注重微琐,看重生活史、物质史的叙述气质。沿着黄河,李敬泽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描述熟悉的陌生,博学的无知,展示对大河流动不居、浩大繁复的敬畏。古老的故事,鲜活的日常,本真的黄河,走过河边的英雄与凡人,玫瑰、羔羊肉与酒,花儿会上的歌声和笑靥,城堡和老渡口的梦……作家说,“黄河使我有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它们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

诗意的萌动:播种童心也播种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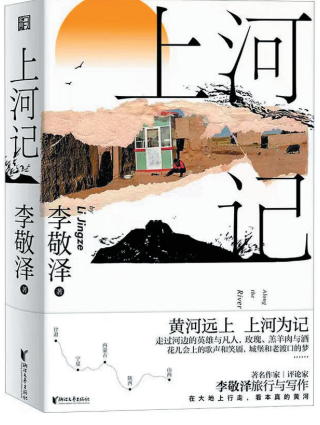
当成人的滚烫灵魂与纯粹的天真童心

碰撞,谱写出的则是一曲曲朴素动人的童年之歌。去年青岛作家高建刚的首部儿童诗歌集面世,收录了近年来创作的72首儿童诗。在青岛全民阅读研究院的袁贇看来,这些富有画面感的诗作是最适合在春天阅读的。

“雨在屋檐下的旧脸盆里/一滴滴敲出了黎明/那是钟声/告诉我们新的时间来了/生锈的时间远去了……”这本诗歌集中,处处都是作家对生活的哲学理解,对平凡日常的有心看见。我们在他的诗句中看见蜜蜂、看见雨滴、看见春夏秋冬的时间轮转、看见童年的槐花、看见鸟鸣和星星奏鸣曲、看见世界上都是好人……这些普通的看见都是作家的诗意生活。而我们的“看见”也将始于这个春天。

美国诗人、小说家、反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偶像理查德·布劳提根,清淡、随性、野生而神秘。《请你种下这本诗集》是作者的一本旧作了,而今重拾,是因为在这个春天,它又成为青岛青年社群里最抢手的关于诗的礼物。他也在日常的琐碎生活中寻找诗意:“我想1968年的春天是好时候,来审视我们的血液,看看我们的流向何处,就像这些花朵与蔬菜,会每天审视它们的内心,看着太阳这面巨镜,映照出它们的欲望,去生,去绚烂。”

这部再版的诗集,里面的诗分别印刷在八个不同颜色的信封内,其中分别藏有八种植物的种子:加利福尼亚原生花、夏斯塔塔雏菊,金盏菊,香雪球皇家毯,欧香芹,小南瓜,胡萝卜和生菜。就在这个春天,将它们洒进土地,用诗浇灌,让青春的灵魂跟随它们一起静默成长吧。就像布劳提根在他去年的热门小说《草叶世界的复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说,在春天,一个年轻人的幻想会变成爱的念头,如果他剩下足够的时间,他的幻想甚至可以容下一杯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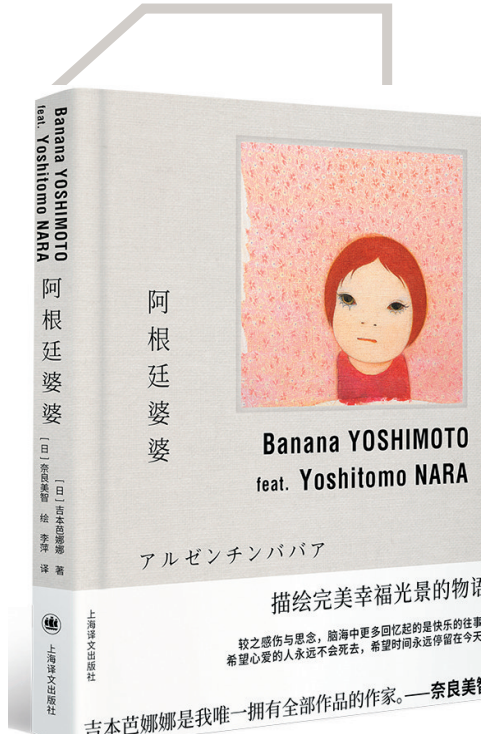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李敬泽 著 《上河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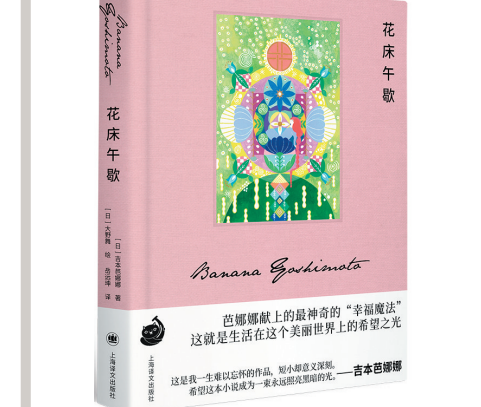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袁瑾 编者 《消寒图:珍重待春风》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高建刚 著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



吉本芭娜娜是我唯一拥有全部作品的作家。——奈良美智 《阿根廷婆婆》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日)奈良美智 画 李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花床午歌》 (日)吉本芭娜娜 著 岳远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兰尼》 (英)马克斯·波特 著 普照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日有清欢》 文珍 著 译林出版社